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燕山冷平

佚名著



封面题字：高寿荃

封面设计：古 干

平 山 冷 燕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17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3481

定价 0.86 元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说明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可资借鉴的地方很多。但一般作品，都同时存在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以分析批判，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小说史的研究，在鲁迅先生开拓的道路和奠定的基础上，建国以来又有所前进。由于小说的品种出版较少，资料缺乏，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本丛书编辑出版的目的，即为适应文学史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

本丛书主要选收宋代至清末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内容接近小说的讲唱文学，如弹词、宝卷等，亦酌情选收。建国后已出作品无需另作整理者，本丛书即不再列入。

本丛书所收作品，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标点和必要的校订，保留原书的序跋，并视具体情况，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为附录。

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意见，以便随时改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九月

四才子书序

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试凭吊之：不骄不吝，梦想所难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矫一时；天宝百篇，遂空四海；鹦鹉贾杀身之祸，黄鹤高捶碎之名；晋代一辞，大苏两赋。——类而推之，指而屈之，虽文彩间生，风流不绝，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满天下，则何有焉？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辞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麟为凤，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瞢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

余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淡墨为仇；世多慕名，往往于空言乐道。矧此书白而不玄，上可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之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矣。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

时顺治戊戌立秋月，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目次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3
第二回	贤相女献有道琼章 圣天子赐量才玉尺	13
第三回	现丑形诗消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24
第四回	六儒绅气消彩笔 十龄女才压群英	35
第五回	补绝对明消群惑 求宽赦暗悦圣心	49
第六回	风筝咏嘲杀老诗人 寻春句笑倒小才女	62
第七回	公堂上强更逢强 道路中美还遇美	75
第八回	争礼论才惊宰相 代题应旨动佳人	88
第九回	暗摸索奇文欣有托 误相逢醉笔傲无才	101

第十回	薄粪土甘心高卧 聆金玉扭面联吟	113
第十一回	窃他诗占尽假风光 恨傍口露出真消息	127
第十二回	虚心病陡发苦莫能医 盗贼赃被拿妙于直认	140
第十三回	宴知府结贵交趋势利 冷绛雪观旧句害相思	152
第十四回	乍见芳香投臭味 互争才美费商量	165
第十五回	醉逼典衣忽访出山中宰相 高悬彩笔早惊动天上佳人	178
第十六回	才情思占胜巧扮青衣 笔墨已输心忸怩白面	192
第十七回	他考我求他家人代笔 自说谎先自口里招诬	207
第十八回	痴公子倩佳人画面 乖书生借制科脱身	220
第十九回	扬州府求媒消旧想 长安街卖扇觅新知	231
第二十回	圣主临轩亲判断 金銮报捷美团圆	244
校点后记		261

评曰：

小说者，小言也。同一言，何谓小？曰：不文而质也，不深而浅也，故小之。同一立言，何不文之深之，与书史并垂其大，奈何小之？曰：矮人不能窥数仞之墙，聋人不能听希声之乐，凡立言欲家喻而户晓也，使文之深之，则谁知之，而谁听之？故不文而质，不深而浅，盖欲使举世而知风化之美，尽人而识世情之奸耳。因知为此小言者，所以佐大言之不逮也。虽然，言有小，而立言之体则无小。何也？同一善恶之理也，同一劝惩之教也，虽嘻笑旁通，不及父师之面命，然入耳则可惊，到眼则可喜，其感动为最神，其楷模为最切。此小说虽小言，而小言寓正大之规，实亦贤者之用心也。若传污流秽，又小说家之罪人也，乌足道！

小说虽著述家事，何敢轻言。然其事家常，其言市井，谁不自夸能作？无论孤陋书生，妄思着笔，甚至三家村老学究，亦恬然操觚，而不惭不愧，致令有识揶揄，无知绝倒。此小说不幸，所以愈坐荒唐，而流为小说也。不知小说事虽家常，言虽市井，设两眼不穿通千古，一心不识透万情，胸中不知天地何以生成，帝王何以治理，百姓何以康宁，虽欲伸纸执笔，为之立说，吾不知其将何说也。即说鬼而不知是精是魄，纵说梦而不知为想为因。何况人情之耳目甚真、须眉不假，岂容苟且刻画哉！惟真正才人，屈于不知，苦于无路，满

腹经纶，一腔才思，抑郁多时，无人过问，欲笑不可，欲哭不能，故不得已而借纸上黄梁吐胸中浩气。是以贤有为贤，而贤足动；奸有为奸，而奸足惩；甚至才有为才，虽假真也，不妨争古今之座；情有为情，虽虚实也，诚可参男女之微。故其立说，口读之而芳香，心赏之而喜悦，匪伊朝夕，而不忍释手也。岂可一律言耶！此“四才子”不可以小说名之，惟“四才子”始可以小说名之！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凡善立言者，立言之始，必有一大根蒂而总统之，则枝叶四出，方不散乱。如《水浒》，欲写群贼，而先误走妖魔，则群贼之生，不为无据。此书欲写平、山、冷、燕之才，恐涉虚诞，而先奏才星降瑞，以为根蒂，虽极为夸美，而人不惊怪矣。

文章出没，妙于无因而有因。譬如欲引入桃源，必先散沿溪之桃花。此书本欲见山黛小女子之才，故先见山黛小才女白燕之诗；欲见山黛小才女白燕之诗，故先见时、袁老前辈白燕之诗；欲见时、袁白燕之诗，故先见白燕；欲见白燕，故先见君臣宴赏；欲见君臣宴赏，故先从圣朝称贺才瑞说来。——一枝一叶，次第而生，看来宛若天然，而不知良匠苦心，已有穿通天地者矣。

借时、袁之《白燕诗》，引出山黛之《白燕诗》，思路固已微矣。然时、袁《白燕诗》名作也，久已脍炙人口，设为山黛添画一蛇足，不几令人口俱笑破耶？乃细咏之，而不虚不实，又实又虚，字香句秀，直欲压倒元、白，此又诗人争座，不当于小说家论优劣也。

《白燕诗》不难于形容白，而难于形容白不离燕。此诗

妙在句句是白，却句句是燕，而又能使白燕娇娇痴痴，作美人情态，所以妙也！

山黛梦吞瑶光而生之异，在呆笔必赘叙于出身之下；此偏冷冷于问答中逗出，何等幽悄！笔墨真犹龙也！

诗曰：

富贵千秋接踵来，古今能有几多才？

灵通天地方遗种，秀夺山川始结胎。

两两雕龙诚贵也，双双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识其中味，锦绣衣冠土与灰！

又曰：

道德虽然立大名，风流行乐要才情。

花看潘岳花方艳，酒醉青莲酒始灵。

彩笔不妨为世忌，香奁最喜使人惊。

不然春月秋花夜，草木禽鱼负此生！

话说先朝隆盛之时，天子有道，四海升平，文武忠良，万民乐业。是时，建都幽燕，雄据九边，控临天下，时和年丰，百物咸有。长安城中，九门百逵，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衣冠辐辏，车马喧阗，人人击壤而歌，处处笙箫而乐，真个有雍熙之化、於变之风！有诗单道其盛：

九重春色满垂裳，秋尽边关总不防。

四境时闻歌帝力，不知何世是虞唐。

一日，天子驾临早朝，文武百官济济锵锵，尽来朝贺。真个金阙晓钟，玉阶仙仗，十分隆盛！百官山呼拜舞已毕，各各就班

鹤立。早有殿头官喝道：“有事者奏闻！”喝声未绝，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官，乌纱象简，趋跪丹墀，口称：“钦天监正堂官汤勤有事奏闻。”天子传问“何事”，汤勤奏道：“臣夜观乾象，见祥云瑞霭，拱护紫微，喜曜吉星，照临黄道。主天子圣明，朝廷有道，天下享太平之福。臣不胜庆幸，谨奏闻陛下。乞敕礼部，诏天下庆贺，以扬皇朝一代雍熙雅化。臣又见文昌六星，光彩倍常，主有翰苑鸿儒，丕显文明之治。此在朝在外，济济者皆足以应之，不足为奇也。最可奇者，奎壁流光，散满天下，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深幽秘密之地，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乞敕礼部会议，遣使分行天下搜求，以为黼黻皇猷之助。”

天子闻奏，龙颜大悦，因宣御音道：“天象吉祥，乃天下万民之福。朕菲躬凉德，获安民上，实云幸致，何足当太平有道之庆？不准诏贺！海内既遍生奇才，已上征于天象，谅不虚应；且才为国宝，岂可使隐伏幽秘之地。着礼部官议行搜求！”

圣旨一宣，早有礼部尚书出班奏道：“陛下圣明有象，理宜诏贺；万岁谦抑不准，愈见圣德之大。然风化关一时气运，岂可抑而不彰？纵仰体圣心，不诏天下庆贺，凡在京大小官员，俱宜具表称贺，以阐扬圣化，为万世瞻仰。天下既遍生奇才，隐伏在下，遣使搜求，以明陛下爱才至意，礼亦宜然。但本朝祖宗立法，皆于制科取士。若征召前来，自应优叙；征召若优，则制科无色，恐失祖宗立制本意。以臣愚见，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学臣，令其严责府县官，凡遇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督学、府县官即以得才失才为升降。如此，则是寓搜求于制科，又不失才，又不碍制，庶为两便。伏乞皇上

裁察！”

天子闻奏，大喜道：“卿议甚善，俱依议行！”礼部官得旨，率百官俱称“万岁”。朝毕，天子退入，百官散出。

此时天下果然多才：文章名公，有王、唐、瞿、薛四大家之名；词赋钜卿，有前七才子、后七才子之号。真诗酒才名高于北斗，相知意气倾于天下。人人争岛瘦郊寒，个个矜白仙贺鬼。元、白风流，不一而足；鲍、庾俊逸，屈指有人。《白雪》登历下之坛，《四部》执弇州之耳；师生传欧、苏之座，朋友同李、郭之舟。真可谓一时之盛！

这一日，礼部传出旨意，在京大小官员，皆具表次第庆贺。这表章无非是称功诵德，没甚大关系，便各各逞才，极其精工富丽。天子亲御便殿，细细观览，见皆是绝妙之词、惊人之句，圣情大悦，因想道：“满朝才臣如此，前日钦天监奏文昌光亮，信不虚也。百官既具表称贺，朕当赐宴答之，以表一时君臣交泰之盛。”遂传旨：于三月十二日，命百官齐集端门赐宴。旨意一下，百官皆欢欣鼓舞，感激圣恩。

到了临期，真个是国正天心顺，这一日恰值天清气爽，日暖风和，百花开放。天子驾御端门。端门阶下，摆列着许多御宴。百官朝见过，惟留阁臣数人，御前侍宴；其余官员，俱照衙门大小，鳞次般列坐两旁阶下。每一座各置御苑名花一瓶，以为春瑞。旨意一下，百官叩头谢恩，各各就座而饮。一霎时，御乐作龙凤之鸣，玉食献山海之异，真是皇家富贵不比等闲！但见：

国运昌明，捧一人于日月天中；皇恩浩荡，会千官于芙蓉阙下。春满建章，百啭流莺聒耳；晴薰赤羽，九重春色醉

人。食出上方，有的是龙之肝、凤之髓、豹之胎、猩之唇、驼之峰、熊之掌、鸮之炙、鲤之尾，山珍海错，说不尽八珍滋味；乐供内院，奏的是黄帝之《咸池》、颞顼之《六茎》、帝嚳之《五英》、尧之《大章》、舜之《箫韶》、禹之《大夏》、殷之《大濩》、周之《大武》，听不穷九奏声音。班联中衣裳灿日，只见仙鹤服、锦鸡服、孔雀服、云雁服、白鹇服、鹭鸶服、鸂鶒服、鹌鹑服、练鹄服、黄鹂服，济济锵锵，或前或后；阶墀下弁冕疑星，只见进贤冠、獬豸冠、鵷鸿冠、蝉翅冠、鹊尾冠、铁柱冠、金颜冠、却非冠、交让冠，悚悚惶惶，或退或趋。奉温纶于咫尺，尽睹天颜有喜；感湛露之均霑，咸知帝德无私。传宣锡命，《彤弓》明中心之贶；匍伏进规，《天保》颂醉饱之恩。誓竭媚兹将顺，然君曰俞、臣曰咈，人惭献谄；愿言不醉无归，然左有监、右有史，谁敢失仪。君尽臣欢，尊本朝故事，敕赐赋醉学士之歌；臣感君恩，择前代良谏，慷慨进疏仪狄之戒。真可谓明良际遇，鼓钟笙瑟，称一日风云龙虎之觴；天地泰交，日月岗陵，上万年悠久无疆之寿！

君臣们饮够多时，阁臣见乐奏三阕、酒行九献，恐群臣醉后失仪，因离席率领群臣跪奏道：“臣等蒙圣恩赐宴，亦已仅卜其昼，醉饱皇仁。今恐叨饮过量，醉后失仪，有伤国体，谨率群臣辞谢。”

天子先传旨平身，然后亲说道：“朕凉薄之躬，上承大统，日忧废堕，赖众先生与诸卿辅弼之功，今幸海内粗安，深感祖宗庇祐，上天生成。前钦天监臣奏象纬吉昌，归功于朕。朕惧不敢当。众卿不谅，复表扬称颂。朕实无德以当此，益深戒惧。然君

臣同德同心，于兹可见。因卜兹春昼，与诸卿痛饮，以识一时明良雅意。此乃略去礼法而叙情义之举。虽不敢蹈前人夜饮荒淫，然春昼甚长，尚可同乐，务期尽欢。纵有微愆，所不计也。”阁臣奏道：“圣恩汪洋如此，真不独君臣，直如父子矣！臣等顶踵尽捐，何能报效，敢不领旨。”天子又道：“朕见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必有诗歌鸣盛。前钦天监臣奏文昌光亮，主有翰苑鸿儒，为文明之助。昨见诸臣贺表，句工字栴，多有奇才，真可称一时之盛。今当此春昼，夔龙并集，亦当有词赋示后。今日之盛，方不泯灭无传。”阁臣奏道：“唐虞赓歌，禹稷拜扬，自古圣帝良臣，类多如此。圣谕即文明之首，当传谕群臣，或颂、或箴、或诗、或赋，以少增巍焕之光。”天子闻奏甚喜。

正谈论间，忽有一双白燕，从半空中直飞至御前。或左或右，乍上乍下，其轻盈翩跹之态，宛如舞女盘旋，十分可爱。天子伫目视之，不觉圣情大悦。因问道：“凡禽鸟皆贵白者，以为异种。此何说也？”阁臣奏道：“臣等学术短浅，不能深明其故。以愚陋揣之，或亦孔子所称‘绘事后素’之意。”天子点首嘉叹。因复问道：“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传之佳题咏否？”阁臣奏道：“臣等待罪中书，政务倥偬，词赋篇章，实久荒疏，不复记忆。乞宣谕翰苑诸臣，当有知者。”

天子未及开言，早有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谦出班跪奏道：“白燕在汉唐未必无作，但无佳者流传，故臣等俱未及见。惟本朝国初时大本七言律诗一首，摹写工巧，脍炙一时，称为名作。后袁凯爱慕之，又病其形容太实，亦作七言律诗一首和之。但虚摹其神情，亦为当时所称，甚有以为过于时作者。此虽嗜好不同，然

二诗实相伯仲。白燕自有此二诗，以立其极，故至今不闻更有作者。”天子问道：“此二诗卿家记得否？”谢谦奏道：“臣记得。”天子道：“卿既记得，可录呈朕览。”遂命近臣给与笔札。

谢谦领旨，因退归原席，细将二诗录出，呈与圣览。近臣接了，置于龙案之上。天子展开一看，只见时大本一诗道：

春社年年带雪归，海棠庭院月争辉。

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

天下公侯夸紫颌，国中俦侣尚乌衣。

江湖多少闲鸥鹭，宜与同盟伴钓矶。

袁凯一首道：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妒，莫遣昭阳殿里飞。

天子细将二诗玩味，因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时作实中领趣，袁作虚处传神，二诗实不相上下。终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又赏鉴了半晌，复问道：“尔在廷诸臣，亦俱擅文坛之望，如有再赋《白燕诗》一首，可与时、袁并驱中原，则朕当有不次之赏。”众臣闻命，彼此相顾，不敢奏对。天子见众臣默然，殊觉不悦，因又说道：“众臣济济多士，无一人敢于应诏，岂薄朕不足言诗耶，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

翰林官不得已，只得上前奏道：“《白燕》一诗，诸臣既珥笔事主，岂不能作？又蒙圣谕，安敢不作？但因有时、袁二作在前，已曲尽白燕之妙，即极力形容，恐不能有加其上，故诸臣逡巡不敢

应诺。昔唐臣崔颢曾题诗黄鹤楼上，李白见而服之，遂不复作。诸臣亦是此意。望皇上谅而赦之。若过加以轻薄之罪，则臣等俱该万死！”天子又道：“卿所奏甚明，朕非不谅。但以今日明良际会，一堂夔龙在望，英俊盈庭，亦可谓千载奇逢，而《白燕》一诗，相顾不能应诏，殊令文明减色。非苛求于众卿。”

翰林官正欲再奏，只见阁臣中闪出一位大臣，执简当胸，俯伏奏道：“微臣有《白燕诗》一首，望圣上赦臣轻褻之罪，臣方敢录写进呈圣览。”天子视之，乃大学士山显仁。因和颜答道：“先生既有《白燕诗》，定然高妙，朕所宾师而愿观者，有何轻褻，而先以罪请？”山显仁奏道：“此诗实非微臣所作，乃臣幼女山黛闺中和前二诗之韵所作。儿女俚词，本不当褻奏至尊，因见圣心急于一览，诸臣困于七步，故昧死奏闻，以慰圣怀。”天子闻奏，不胜大悦，道：“卿女能诗，更为快事，可速录呈朕览。”

山显仁得旨，忙索侍臣笔砚，书写献上。天子亲手接了，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白燕诗。步时、袁二作元韵》：

夕阳门巷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

淡额羞从鸦借色，瘦襟止许雪添肥。

飞回夜黑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浣衣。

多少艳魂迷画栋，卷帘惟我洁身归。

天子览毕，不禁大喜道：“形容既工，又复大雅。细观此诗，当在时、袁之上。不信闺阁中有此美才！”因顾山显仁问道：“此诗果是卿女所作否？”山显仁奏道：“实系臣女所作。臣安敢诳奏！”天子更喜道：“卿女今年十几岁了？”山显仁奏道：“臣女今年方交十岁。”天子闻奏，尤惊喜道：“这更奇了！那有十岁女子，能